

於今落落誰汝憐，
老屋陳編自怡悅。

——韓駒，〈至國門聞蘇文饒將出都戲贈長句兼簡其兄世美〉

在廚房 I

給 W

你們都愛使用冰鎮過的容器

解凍以後，教人想起二〇〇八年甚至更早先

當時你們都還年輕，都還願意

有時也充當別人的內容

「跟我說說沃爾姆斯是個怎樣的地方？」

她說沃爾姆斯是個讓她年輕時壯志雄心

一次全部葬送入土的地方。

你確信自己再也不能認識她更多？

她說，時間過得太快

時間好快的——幾次別後重逢，別前的聚會

她老是喝醉，醉後話語含糊

關於她的過去，關於她的過不去

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你不好聽得太明白的

（只見她看上去好不快樂——

好不快樂，說的究竟是快樂

還是不快樂？）

橫豎甚麼都在，只是沒再添塗改

只是變淺淡——她開始為你勾勒沃爾姆斯的一條主街
像給自己的生活劃重點：

有超市，有些雜貨舖，賣藥妝的，賣女鞋的
幾家看上去很是樸拙的服飾店，還有一些麵包坊

「沃爾姆斯只是個簡單的地方」

她在清晨出門，殷勤採購居家日常。

替人修改衣服的老闆與賣土耳其大餅的青年若是見她
便會熱情招呼她

看顧店鋪的老人會讓她駐足，與她簡單攀談——
再過一年，她看上去多長了些肉：

「長肉了好，你以前太瘦」

她說：人生淪落至此——

待到了午後，小孩終於睡下

她煮飯或下麵給自己吃，晚餐也還是自己下廚的。

你們都愛過一個地方，它老是一成不變的

那兒，但凡你們愛過的人

只要你們還願意去愛

那人也是一成不變的。

那兒有過另一個你，另一個她

誰都沒能離開誰

他們也會哭，也會笑

也在愛與怨憎裡洶湧翻騰

會嘩啦嘩啦地掉淚，要大口大口地喝酒

不畏傷損，無懼老死的

晝夜都是誰在說著話，誰正聽著話

沒消沒停，青春用不完似的

凌晨，臨別了

你們共享完兩包菸與一瓶酒。

翌日午後近晚，她才來了電話

向你致歉，說自己還宿醉——

她說自己不會討厭下廚

有時還特地烤一些麵包或蛋糕

自己吃，也給孩子與丈夫吃

「都不能算是沒意思的事……」

「……現在的生活全是家務、小孩與廚房」

你見她在廚房黯淡燈色裡悠悠轉轉

孩子都還在臥房，都還睡著，盈臉的香甜

你問她，「下廚快樂麼？」

她說：快樂，在廚房我很快樂。

(二〇一六·一·三十一)

(二〇二〇·一·三十一、二〇二二·九·二十，修)

在廚房 II

二〇

近午，替自己煮粥。土鍋裡施施地攪拌，倏忽想起周公的句子：粥粥鞠養著我。

初學現代詩這項手藝的頭些年，曾將一首稚嫩習作交付煮雪的人主掌的《好燙詩刊》

「圖象詩專號」，當時對方提及，該作特意以字陣勾勒出來的一幅拉美圖象，乍看更似一只胃囊，對此回饋不知何故未嘗稍忘。此一事件裡種種條件或可闡讀為一則預言，中年後臟器效能減損，進食經常不能是樂事，有時我尤鍾「置胃囊空涼，煮雪以自養」。

水穀之海，以得失，以小大，以盈虧。

在神祕的周夢蝶宇宙裡，持有一個（包含）以上的胃囊
都是會妨礙營養均衡的。

二二

「你心裡有綠色／出門便是草……」

三

十一月，終得與老同窗W相約。星期天午後，一起上文山景美運動公園，幫忙對方的孩子放電。除了闊別數載的W，隨行還有初見的吳又煦先生（四歲）與其仍在襁褓中的胞妹湛湛女士。

備給我的時光之屋一共有零個門框與五百扇門戶

五百扇門戶尚未走進去或已經跳出去所見都是綠（我新得的舊綠）

（二〇二二·十一·十五）

「但說說商公……」

據聞此公且有一則軼事。某次，此公春遊香港中文大學，抬首但見眼前杜鵑漫山盛開，隨即興開懷道：「當以雞蛋炒之。」（引錄自網路上的一則傳說，此說法來自古蒼梧先生所撰文。）

此公中又中，非此公者

老不中。何公平之有？

大家都是雅好人間庖廚小事者。僅此。

（二〇二二·十·三十）

三

一

生物的死亡是喧鬧又猙獰的地獄風景。這是它們最後一次的官能演習，它們更敏銳覺察到了自己的存在。它們透過調度色澤跟外在環境劃清界線，讓氣味浮升，讓色素沉澱；

二

須謹慎調控廚房的溫溼度，以清楚標誌出廚師與食材之間嚴明的邊界；

三

一旦動物性食材的視器觀察到刀俎、鍋鏟與自己的相對位置，出於畏怕，血水會開始滲漉，肉質逐漸癟縮。欲避免此類慘劇豪奪去本該由食材開發出來的水資源產業，「控制油煙濃度」與「果敢的下刀」是防災必不可少的祕訣；

四

抽油煙機的主要功能是製造噪音，囤積油漬，消滅廚房裡的立體空間，隨機敲打廚師的顛首。它還提供了一組簡單的排列組合按鍵遊戲。此外，它且能夠以直升機的熱情意象召喚食材慷慨的英雄主義情結。最後微乎其微的效用，才是排除油煙；

五

餐點設計與寵物身形的美學鑑賞方法相同。細膩狂野的前菜是勾引大量官能熱情的橋頭堡，主菜須講究分量拿捏與層次營造，如輕撫牧草的風浪訴求飽水度與線條感巧妙的和諧與平衡。失敗的餐後點心像是狗尾續貂，且迷人的寵物不一定總是有尾巴；

六

擺盤是一種輿誌學式的考究。它們行之有年，自有一套可供索引的類別地形資料管理系統；

七

如若食物的味道不好，就吃它們的靈魂吧。

(一〇二三・十一・十二)

(二〇二六・四・六，修)

二六

二七

那一年我們在冬宮

二八

「尚未忘卻那一年我們受惠於蘇古諾夫，一起尾隨古斯汀侯爵漫步在冬宮的震蕩。這種震蕩是挾著繁瑣瑣事在時空裡的厚積以感知到身而為人的卑渺，是運動狀態裡透過視覺獲得的影像資訊讓一幢大型建築及其所有部件從地表躍起似欲從內部無限延展其自身的異托邦式震蕩，它備有無限多的細節路徑，各式不同用途的廳堂與供人通行其間的廊道，眾多掛畫、文書與檔案櫃，這是一種可任由觀者在不同意念刻度上隨時召返它們，可填補無數個體小寫歷史生命經驗空缺的震蕩，一種由物性不同相位的閱歷連續不斷催促觀者持續向前挺進的震蕩……彷彿我們只須發現一個自我意識暫時的停棲之所，取用它，讓自己進入它，被它圍繞，受它包裹。我們在裡面走動、駐留、踟躕來往瞻望，如此簡單便足教一整座心眼宇宙為之澈底旋轉起來，且教我們眩暈。但你知道，這其實一點不輕盈的漫漫行歷需以反覆排演與試錯為成本，需像實時渲染一樣照養大量精確的細部適時適地出現，以供出幾無謬誤的覺知服務，這豈會是甚麼便宜的好辦法？」

波羅的海的風暴颳來，撲在一名經常傾向眩暈的女子身上
在真善美劇院，冷冽的十二月

迎來了那一年最後的高潮。（你看她。且看向她裡頭
她是不是已慢慢習慣了

臺北並非真是這麼冷的？

遷往臺北，何故，已多久？）

我仔細調閱她的來歷，好像它們是能要人就近檢索的證供？
在睡眠裡她聽說，「我們註定了永恆漂泊——」

且看看裡頭，乃是一個形神謐靜的建築物
埋沒了些許若無的哀愁與笑，些許的喧鬧
幾乎沒有重量的，卻能備有極大的出風口。

大風起兮同時颳向了她與我，裡頭且有眩暈的日子及其盡頭

二九

但願是可以是沒完沒了的盡頭。

（許多年過去，有時候我還在裡頭。還在裡頭。

總有這麼一刻，要但願我可以一直在裡頭。）

幸福何物？派發一紙叨叨喋喋的傳單給對方

哪怕它不過是精神上的手淫，是封固的生之喜悅

且看看，且散漫地陪伴三月杜鵑花盛大的遊行隊伍

且成全了許多傾向過度浪漫的

過度傾向天真的籌謀

為安穩過冬，認真儲備偶得的暖意，凡此種種——

撤下了一些十月革命遺落的長筒軍靴與永遠宣揚自由權利的火藥堆

我們莫要去參與我們無法介入的號角與舞池裡的遊戲

我們只留守絕無外人涉足的

小隱士廬，新與舊隱士廬

且看看裡頭，讓我們一起

快樂地邁步向前走

在綠陰陰的樹影下

把頭在水影照，以見證

兩雙指掌之間不為人知的歷史與每一個嶄新的日子健康如獨立學步的新生子

與她，與更多引頸亦眺望它們不見的十二月的末梢以及它們相仿的高潮

一起聽過去，聽遠方

特別是去聽過去的遠方颳起過的風暴

特別是與她這樣一名傾向眩暈的女子

特別是這樣的我們，這樣的我們註定了永恆漂泊

(110111·111·1)

婚飛

給克麗奧

三二

有翅蟻的婚飛，一種高貴的餽贈儀式：一具軀骸乘著一顆展開一對薄翼的心，歸返青春，為了捧回一份尚未真正遺失的黃金儲存？

一只雌蟻折回了某一個早已散佚了記憶座標的恬好幽靜的夏天。時間的流動忽焉慢下，慢下……時間並不為了誰而特意隔離了一切避忌，並非為了甚麼而特意暫時停駐。

（你希望，只一個人跳著查爾斯頓的時候，她很輕盈就能踩住自己的黃昏。如傳聞，古代的水手能以肉眼辨識白晝的星子，你想她必也在沉默如溝通過曝後

澈底無法顯現清晰輪廓時也能自理閱讀？）

只一個人跳著查爾斯頓的時候，你很輕盈就能踩住自己的黃昏。只在一個闐然的夏天午後，遠方蟬鳴鳥囀，近處陽光溫柔。這時候，兩顆心收斂各自的一對薄翼，愀然相對，為了確認彼此的語意，在沉默裡。

在同眺的拱頂

給蔡翔任

或者，穹狀支架是為忤逆人間固有視角

是以一個無人稱的意識輕托住了一座建築或一個人的肩

虔信者仰望的是甚麼？

怎麼嘗試跳躍，如何暫脫離苦寂地表？

這運動可是從凡俗生活拋擲向神祕主宰的一份祕密的拓本？

或者，我們只是同在一個打著活結的套索裡掙扎求存

逢巧彼此會意，錯身

你知道，我也不意為某些解藥的誕生做出了見證？

對一名虔信者來說，只消一瞬

就能順利抵達另一座遙不可及的宇宙

發現近眼可觸的珍寶

(二〇一八·七·八)

(二〇二一·十二·十九，二版修整)

「交」

三六

「後來，我才真正意會過來，它其實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字。它是左右對摺後可以彼此相吻，攤開來了還像在不停想念著對方的一個漢字。漢字裡還有許多這樣的字。我還要再慢慢尋索，慢慢找到它們。」

(二〇二二·十二·十六)

附錄· Fri Aug 30 08:12:00 2013

(關於A……)

A來了信：「最近正好是伯斯的草莓產季，草莓處處可見，超市裡滿坑滿谷的都是草莓。昨天我也買了一盒吃，想起我們一起吃過的草莓。澳洲草莓比較沒有酸味，有一股不真實的香味，果肉非常結實，我吃了許多，感覺很幸福。」

也報平安（不在字面上）。

(二〇二三·八·三十)

三七

「觸」

觀何佳興題壁帖。

這一面冷牆上還殘存了一些風
這裡，一些轉蓬吞沒了一些風
又脫口吐出來了一枚一枚漢字

花絮伴花絮潦亂

潦亂隨風

飄散

這裡，一枚漢字剛結束了它對風的進食

停止了翻滾，它是

「觸」？

(關於M……)

「基督城——奧克蘭——香港——桃園——墨爾本——香港——

桃園？」(時間讓大寫問號變成小寫問號，還是正好相反?)

備忘：幫忙提行李箱

備忘：代致電「天S旅行社」詢價

備忘：每次對方來了電話

都要好好聽對方說話 (Ring-Ring>Hello...)

(二〇一二·六·十一)

(二〇一二·十二·六，二版修整)

「竜」

日文的「龍」與中文的「龜」看上去像彼此之間有甚麼密謀一樣

(事實上「竜」只是一個就快在其原生棲境裡死絕了的古代亞種?)

我把它當成一個銜著彪子或騾子的孤獨

默默地生活在異域的飄零者那樣看待它

(二〇一二·三·十九)

(關於自己……)

日子像失物

在一場拋擲線軸的遊戲裡有去有回

像真正出色的公路電影

其終極任務是竭盡所能消除飢餓

它拚命吞吃昂貴的膠捲

它建立了一種特殊的認識論模型：

時間既可以是可資調用的資源，更可以是無法規避的成本

繞不開的成本持續

為將敘事也持續，暗夜的跨洲公路

有人摳開駕駛座上方圖燈，在一張地圖上摸索去處

(二〇一三·七·二十四)

(二〇二二·十二·六，二版修整)

我的老友應是經年放養了一份親熟，在古玩市場裡，久之，孕育出一種習慣，有事沒事就要上去那些店家遛遛看看，像那些他能夠就近目端詳的、指掌撫觸的琳瑯古瓷碗、陶甕陶瓶、鼻煙壺、紫砂壺、一式各款茶具、石刻的佛像、水墨字畫、竹木雕、古玉、文房四寶、不同產地的老茶餅、琉璃翡翠瑪瑙孔雀石壽山石……全是他好珍重的堅實的老交誼，盡皆他好較真的歡欣的新認識。原本各自不同來歷與出身，終究匯聚在了相同歸宿，共享著同一盞燈照，分讓著同一處據地，在靜靜的時間的流速下在一起孤獨，孤獨在一起。

這一不大不小埋放在市井裡的江湖，也是重層的。「劣」與「假」的幽靈處處

徘徊，你看得見，你看不見，你要同時看見，你要假裝看得見或佯成沒看見。

真實與贗品，何止乎物？這一池無人處雜沓，有人處推磨，極盡搬風弄雨之能事的粼粼水埤塘，裡頭活著不同現實計較的商販，藏著不同閱歷眼界的藏友，種種在明處的說話拿捏，在暗處的心意把握，老友都能看得明亮無疑且無遺？都能秉著自己知頭識尾的好見識，守住隨時可以退後一步冷看與寬待的蕩闊心器，無挑無剔，好好地享受，逐一悅納與鑑賞？

是的，哪怕是造偽的出身，也該自有它的一份用心與著意給埋藏在物件裡才是。人的時間，人的手指，人說話的溫度，人懷揣的念頭，這些那些，真的都被人擱進物件裡了，是為了讓它們也蘊蓄著一份足以假弄真，足以坦蕩召返一種古時代的異樣底氣。哪有非要是名門正派，邪魔歪道也會有著它的一份吃大口酒、啖大塊肉的力氣，它們註定了要是閃現人影心相的一面面鏡子。

人心偶爾也能是清楚映折物性的明鏡水面？上頭端的是鯤鵬與燕雀成群地來去，紛紛地撩撥，是一座且擾攘且靜定的大觀園。

且暫按下此中真偽之辨。只去聆聽那些物事裡兀自彈唱起來的，悠遠的，老掉了的一首一首小調（我是還不能真的愛聽梵唄的）。老友幾乎都是不談辨偽之事，只是拉著我攤位店位前到處巡看，或是他購返了某個藏物時，就會拉著我同賞。這東西是好吃的，咱分著吃，大概是這樣的意思。由是，這樣的一份友誼裡便又多添了一份我與諸多古物之間深淺不一的友誼。

朋友所收藏物主要是造像。站蓮的騰雲的菩薩，坐佛與臥佛，各樣形貌身姿紛紜擺布的羅漢像……如我這樣的一個外行又外行的矇眼看信，每一回，要試著打開自己一顆其實遠沒有修成與長好的玲瓏心，睜開我的一雙給生活攪得昏眊

的矇矓眼，努力別只看了太多的迷茫景，否則該有多糟蹋。

好睇的佛顏，耐得住咀嚼的菩薩面，總要低眉歛目。七分閉合輕輕抵咬住三分睜啟，正細細思量著甚麼似的。就是菩薩與佛，也得著物與借物，以眉目表其情傳其意，如不意切且有所察，也兼在不刻意裡有所不察。如示閑靜。如踩一個自己在一根針尖上站，卻似倒一片娑婆世界於一馬平川裡躺。

我想到潑墨山水的橫雲斷山。這要以巧心造弄遠近高低層次的畫技，這寄寓了無限遼闊於有限紙幅之上的一套老智慧，這自有一套格調的老辦法。人若只是人而未抵達到佛的究竟，怎可能可以造出佛的心相與物相，實相或真相？或即所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要是這麼去看，便會看見一切有法有色相佛都長出了一張張眾生的面。克塞諾芬尼說了：如果馬與獅子也能替自己的神塑像，牠們就會把長成了馬與獅子模樣的神像打造出來。

相對說，羅漢們顯是比較鬆脫弛放的模樣。他們更多實感些，更願意顯山露水給你，更接近你，更像親身示範給你如何安活凡俗人間，親嘗一份無法轉讓給他人的滋味。他們要放在自己的睡與醒裡，在煙火裡盡情肆性地吃喝拉撒，擰絞的眉心，嘴角輕漾的笑意，都像是背後有著許許多多故事沒表的，都像是有著牢靠脈絡卻沒有全部給出的，都要教你相信確有可循的來處與去處的。

或有意或無心，我也把這樣靜賞造像的目光從佛菩薩羅漢的臉上身上移轉出來，挪用到血肉眾生的臉上身上。這樣，試著去服事其實怎樣都不太好弄弄的，關於人心的譯事，去翻譯這一位挺可愛的夥伴，那一名太慈善的夥伴，去揭發他們原來各有各妙處的事證，各說各法的心與思。有時，或只是對方並非有心遞給你卻剛好讓你趕巧碰上了的一瞬飄忽的眼神。有時，或不過是棲駐在誰的額際或髮際，額首與髮絲無煩惱自成接壤的模糊灰色地界。這些造像細

節無論如何總是好看的，總是耐端詳的。若是想到地表上居然生出了這麼多紛繁如眾生紛繁的造像，若是意會了有些造像在你望著它時，它也同時用心地回望你。是了，就像一面鏡子，你把自己一念投入那樣的造像裡，你就可以同時看見自己與他人，自己既已同眾生在，也就同眾生不在了。一夢如是。你就恐怕要有太多的癡迷，要恐怕自己一時拔不開眼睛。

說「好看」，究竟說的甚麼意思？好看，恐怕是像這樣的一面鏡子，讓人望進去了，影影綽綽地望見裡頭有個比較好看的自己，輪廓不甚清晰的，不要太銳利挺站起來，只是埋放在哪兒，你也說它不分明。像一面合該不屬於這世上擁有的好鏡子。這是十分不真實的。

如人常言，定定地，深切地去望一個字，久之，它便會自己動作起來，它便會自己生長，它會遞交給你只能由它親自遞交你的一把鑰匙，讓你親自打開它的

內部時間，要你陪著它過完它在你意念裡短短長長的這一世這一生。此中只兩造，再無第三方與哪個外人的甚事。像是你在吃槓子頭時，同時也讓它吃你，這吃與被吃的一時只是你們之間的一時，信手掰下一口的量，存著一份基於友誼的信任，放它進自己嘴裡，讓它跟你卑微的津液相濡，繼而相知，極就俗極簡單卻也極恬美的後味就要在此中誕生。澱粉積存下來的甜味，這才會慢慢且獨獨為你而化開。

且後，你們要道別，要分開，你卻還可以慎重地收藏它，安放它進一個你記憶的小櫃屨裡，不甚莊嚴亦無須敬謹。你就這麼屬於它，同時持有它，也讓自己生命裡的一時屬於它，被它持有。待到想念時，你便能拉開這一只櫃屨，不為人知地，不足為外人道地品嚐它。

(110111·七·二十二)

柴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楚辭·離騷》

事已至此

菌絲麩集在你的下腹

據聞，青蠅的前世乃是蒼鷹
荒饑裡有最豐沃的孤寂

此境密雨溟沐
你亟需一個乾燥的角落晾乾自己

讓自己受創
刨成殷勤翻捲的舌頭

你嘔嘔，尋撿破碎的表述
枯骨零落在今夜的淺灘

尚未搭築好的巢
等待被沆滌的夢

夢裡，鋸木聲
遲遲沒有降臨

也許一直不會降臨
也許明日孩子們還上來遊戲

他們成群而至
他們簇繞著你

(二〇一六·八·四)

(二〇二二·八·四，二版修整)

在埔里

五四

山中的盆地自有其晶瑩的寶相
百計無成的人身臨在此唏噓悵嘆
用軟弱的雙足踩住眼前路
為了踏出旋即失愛的一小步

(二〇一九·十二·二十)

在隰地

讀廖偉棠〈喜雨〉。

此時，我的顛蓋骨下
有一只法西斯的義眼
埋陷雷電交加大雨中

它看向我，看向芸芸眾生
更且不忘同時看向每一個不在眼下的死者——

我還能只是生活在誰的一場夢裡？
這太過僭越的非分的貪想

五五